

【all郊】失忆后和前男友的死对头结婚了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2601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26013>.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发郊 , 彪郊 , 戩郊 , all郊
Character:	殷郊 , 姬发 , 崇应彪 , 杨戩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7 Updated: 2023-09-09 Words: 13,471 Chapters: 4/?

【all郊】失忆后和前男友的死对头结婚了

by [junshanyue1010](#)

Summary

一句话总结各主角剧情：

发哥：宝宝你和他结婚了？没关系，我会当小三

彪子：炫耀媳妇炫耀没了，可见人不能嘚瑟😭

戩哥：情绪稳定且温柔智慧的人总会取得成功☺

郊郊：求求你们别打了😭

Notes

好烦，精神状态很不稳定，整点all向的，狗血失忆的，强制爱的，生怀流的，追妻火葬场的东西缓缓，别打我我这人没喜欢过别人不懂恋爱故纯爱不了一点

Chapter 1

“哟，人来的挺齐啊！”

崇应彪披着一身夜色推开酒吧的门，大大咧咧朝桌前围了一圈有说有笑的几个人招呼。

众人抬头看他，鄂顺说：“可算来了，就等你了。”

苏全孝上前把他拽过来，他大摇大摆在姬发对面坐下，一脸轻松得意之态。

姬发翻了个白眼，仰头喝尽杯里最后一口酒。

鄂顺上下打量他一番，啧啧道：

“彪子，你小子出国三年，悄么声回来了，要不是文焕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这还是你吗？”

崇应彪但笑不语，浑身散发着一股沉稳的气质，浑不似往日轻浮暴躁，倒像个过足了安稳日子的成熟男人。

他大学毕业后没多久便出了国，整整三年，这才刚回来不到一个月，大学室友和玩得好一些兄弟们知道他回国，说什么都要请他来喝一顿。

“哥几个为了你今天设的局，姬发都来了，你居然来晚了，得罚一杯。”

说着苏全孝就要往他桌上杯子里倒酒，他伸手挡了回去。

“哎，等等等等，先不着急，再等一个人，我老婆等会来。”

崇应彪脸上洋溢着幸福，却是看着对面的姬发说着这话，眼里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姬发嫌恶地又翻了个白眼。

众人顿时唏嘘不已。

“哟，有嫂子了？彪哥，什么时候的事？这么大事你都不说。”

“在国外结的婚。谈了一年，刚领证两个月。”

崇应彪说起这个，一脸神往。

“彪子你行啊，嫂子怎么不和你一块来？”

他翘起二郎腿，往后一仰，故作地叹了口气，道：

“他陪岳母逛街去了，我本来也要陪着，他说别耽误了和朋友聚会，就让我先过来。”

“嫂子还真体贴，你小子有福啊。”

一群人叽叽喳喳跟他打闹调侃，过一会儿他手机亮了，备注为“老婆”的人发来一条消息：

【老公，我到啦，就在门口呢😊】

崇应彪拿起手机朝众人眼前晃了晃，道，“来了来了，我去接一下。”

他刚起身，一个人推门探进半个身子，环顾一周，最终目光落在他们这桌上。

“老公！”

看见崇应彪，他黑溜溜的眼珠一亮，欣喜地喊他。

姬发懒懒抬眸，瞬间滞住，脸色冷如寒冰。

众人循声望去，下一秒被震惊得笑容卡在脸上，气氛一下子凝固起来。

“殷...”，一片尴尬的沉默中，鄂顺呆愣地看着走来的人，扯着嘴角吐出一个字，姜文焕却迅速拐了下他的胳膊，朝他严肃地摇了摇头。

崇应彪已牵了人的手回到桌前，在众人目瞪口呆下，爽朗开口：

“来，兄弟们介绍一下，这我媳妇殷郊。”

殷郊冲大家甜甜地打招呼道：“大家好，我是殷郊。”

众人逐渐回过神，纷纷起身异口同声尬笑着和他问好。

“啊，哈，嫂子好，嫂子好。”

姬发仍旧坐着，眼睛盯着桌上的空杯，浑身阴云密布。

姜文焕一脸平静。

“表哥也在这里啊”，殷郊看见姜文焕，撇头朝崇应彪一瞋，“老公你怎么没告诉我。”

姜文焕对他淡淡一笑，“无妨，你们刚回来，忙忘了也是有的。”

殷郊一一和这群人打过招呼，最后把手伸到姬发面前。

“你好，我是殷郊。”

姬发抬头，那人朝他微笑，眼里明媚纯净。

他一动不动盯了他许久，盯得殷郊有点不自在，疑惑地小声试探，“你好？”

“姬发你愣着干嘛呢？我老婆跟你打招呼呢！”

崇应彪见他这种眼神，气不打一处来。

姬发终于缓缓起身，握上他的手，声音冷淡低沉。

“你好，我是姬发。”

“行了行了。”

崇应彪马上把殷郊的手从姬发手中抽出来，按着人坐下来，他从前的小弟有眼力，忙提了酒瓶上前。

“来，嫂子，给你满上。”

“哎——”崇应彪却一把推开。

“我们不喝这个”，随即转头喊了声，“服务员，来两杯橙汁儿。”

他回过头，一脸幸福又得意的解释，“最近正在备孕，理解一下。”

殷郊羞涩的低头一笑。

“哦~”周围的人意味深长地笑着起哄。

姬发神情冰冷得能活活把人冻死，一旁的鄂顺看见，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这都什么情况？

我兄弟失踪后，回来失忆了，还成了另一个兄弟的老婆？

关键他兄弟曾经还是另一个兄弟的对象，而这另一个兄弟，更是他兄弟的老公的死对头。

啊？

他的世界都要崩塌了，一旁的姜文焕只是叹气，默默地又开了瓶酒递给他。

崇应彪打破尴尬，开始和大家比划着说大学时候的事，众人也都应声附和，气氛慢慢又恢复活跃。

姬发坐在他和殷郊对面，一语不发，酒一杯一杯灌下去。

月过中天，众人喝得尽兴，一个个醉醺醺，七扭八拐的收拾收拾往出走。

“彪哥，嫂子，回见！”

“顺子，你找代驾没，我忘了找，你捎我一程。”

姬发坐着没有动，一手支在桌上腕骨抵着额头，五指松松握着酒杯，双眸紧闭，面色阴郁。

他突然低喝：

“姜文焕！”

众人一愣，回头看他，他没有理会。

“你留一下。”

他声音冰冷，是不容拒绝的命令口吻。

姜文焕皱眉扶额，叹了一口气，心道该来的还是会来，认命般转身回去。

崇应彪勾唇得逞一笑，心情大好地揽着殷郊出了门。

崇应彪给殷郊把安全带系好，又往后调了座位让他能半躺着休息。

“宝贝儿，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你的那些朋友都很好，就是那个叫姬发的怎么一直拉着脸，他是不是和你有过节”，随后又想起那人盯着他看的眼神，眉头一皱，摇摇头不悦地说，“我不喜欢。”

崇应彪乐了，贴过去朝他脸上亲了一口。

“你别理他，那小子蔫坏，一肚子黑水儿，你以后离他远点就行，免得被他骗了。”

“好。”

殷郊含糊应道，便闭上眼打起瞌睡，跟姜女士逛了一天的街，又和崇应彪的兄弟们聚会说笑到半夜，他都要困死了。

汽车缓缓发动，驶向他们的新家。

“说吧，怎么回事。”

酒吧里灯色阑珊，人影寥落，姬发给对面的姜文焕倒了杯酒，语气平淡却冷极，灯影落在他脸上，显得愈发阴沉。

“你都已经看到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姜文焕叹气，仰头喝了口酒。

姬发沉沉盯着他，眸中低暗的怒火简直要把他吞没。

饶是他脾气再好这会儿也忍不下去了，他咻一下把杯子放到桌上，站起身冲姬发一通输出：

“姬发！你这人有完没完！当初是你把他甩了，那时候多犀利，多绝情！我怎么劝都没用！你姬二公子好智谋啊，为了报仇，故意接近殷郊，利用他，算计他，他天真的像个傻子还对你死心塌地，换来的就是被你搞得家破人亡，在最无助的时候被你无情抛弃，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好不容易一切都过去了，大家各自安好也就算了，你又来这一死出！你什么毛病？！”

“我问你为什么不要把他的事告诉我。”

他说了一大串，姬发只冷冷地回复了这一句。

姜文焕觉得荒唐，怒极反笑。

“告诉你？他的事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他的谁？你亲手把他推开的时候在干什么呢？他现在和崇应彪结婚了，过得很好，你们俩已经没关系了，你认清事实吧！”

说完，望着姬发像被抽了魂魄的阴冷模样，终是不忍，叹道：

“那次车祸后，他忘了所有的事，这样也好，能开始新生活。姬发，听哥们一句劝，你放过他吧，也放过你自己。”

姬发黯淡无波的眼中闪过一丝骇人的偏执。

“对，他失忆了，那我们也能重新开始了。”

？？？

姜文焕震撼。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殷郊已经和崇应彪……”

“那又如何。”

他仰头猛饮了一杯酒。

没救了，没救了。

“真是疯了。”

姜文焕心累，只当是一个醉鬼的疯话，不想和他纠缠下去，扔下一句话摇摇头走了。

姬发醉得脸色酡红，他扯开领带，杯子一扔，劈开瓶盖就仰脖猛灌，半数酒液顺着下巴和脖颈流淌，弄得衬衫沾上大片深红酒渍，没多久桌上七零八落一堆空瓶。

他伏在空瓶间，神志不清地呢喃。

殷郊，殷郊……

前尘往事在他醉成浆糊的脑海中翻涌。

“哒——”指纹识别成功。

崇应彪抱着人进了家门。

他们在国外时，就提前托人买了市区最繁华地段的一间顶楼大平层，按照殷郊喜欢的样式装修好，回国后直接拎包入住。

夜晚透过客厅巨大的落地窗，能看见整个市区的璀璨灯光，他们有好几次在窗前缠绵，斑斓光点落在殷郊情动的眸子里，星星一样，爱得他欲罢不能。

想着他就身下一紧，低头见珠玉在怀，心思大动。

他把殷郊稳稳放在床上，解开皮带欺身而上。

殷郊浅睡了一觉迷迷糊糊醒来，看见他的动作，打着哈欠道：

“今晚要做吗？”

崇应彪吻他脸颊一下，“乖，宝贝儿，你困了就睡，一会儿就好。”

殷郊倔强地摇头，也解开自己的裤子蹬掉，双腿缠住他的腰。

“这么主动？”崇应彪朝他坏笑。

“想要快点怀上宝宝。”

他是双性，虽然能怀，但很难受孕，而他又很想要一个孩子，所以每次做爱，都积极配合，主动得让崇应彪心里暗爽。

“好媳妇儿，老公这就给你。”

再忍不是男人。崇应彪把殷郊身上的T恤撸到胸口上方，含住其中一粒朱果啧啧吮吸，没几下吮得乳头充血挺立，殷郊舒服得很，挺身往他嘴里送，一面轻轻呻吟。

在他胸肌腹肌上抚摸流连一会儿，崇应彪扯下他的内裤，往阴穴探去，摸了一手水。

“啧，这么骚”，他朝他嘿嘿一笑，把手上液体送到他嘴边，“自己尝尝。”

殷郊被情欲蒸得头脑迷糊，听话地伸出舌尖快速舔了一下，“...嗯...咸...不好吃...”

“咸吗？”崇应彪把指尖的东西全部卷进嘴里，舔得无比色情，“我觉得好甜呢。”

殷郊羞得面色通红。

崇应彪吻他脸上红晕，把手重新放回小穴处，借着润滑钻进一根手指，在他湿热的甬道里扣扣弄弄。

“...嗯，啊啊啊——”

他技术娴熟，力道控制得刚刚好，扣得他连连叫唤。

“啊...老公，别弄了，你直接进来吧...”

“别急，宝贝儿，这就给你。”

崇应彪解开自己的裤子，释放出那根紫红狰狞地巨物，对准红艳咸湿的小洞，一寸一寸挤进去。

殷郊火热紧窒的穴里被塞得满满当当，他不自觉夹紧，舒爽地喟叹一声。

“宝贝儿，放松些，夹死你老公了。”

崇应彪附在他耳边，荤话张口就来，随后按着他的肩膀开始缓慢抽动。

他的身体在床上轻轻晃动，崇应彪的动作幅度很大，整根没入又整根抽出，反反复复，他拧紧床单缓冲过激的快感，舒服地足弓高高翘起。

“老公操得你爽不爽，嗯？”

说着一记深顶，顶得殷郊两眼翻白。

“嗯啊——老公好棒...喜欢.....”

他双腿缠紧了崇应彪，快感吞没了理智，口中开始胡言乱语。

几十次猛烈撞击后，殷郊颤抖着达到高潮，爱液喷涌，浇在他柱头上，他头皮一紧，也射在穴道深处，精水与潮液交混着向外流淌，被粗大的性器堵住穴口，只泄露出一点点。

他们只做了一次，殷郊就困得睁不开眼，于是崇应彪从他身体里出来，给彼此清理一番，心满意足得把人搂在怀里，盖着柔软月光一同睡去。

Chapter 2

在朝歌大学读书的时候，姬发，殷郊，崇应彪，姜文焕，鄂顺，苏全孝六个人是室友。

他们是六张上床下桌，殷郊，崇应彪，苏全孝床位分在同一侧，其余三个人在另一侧，姬发看到床位分配后第一时间找苏全孝换，苏全孝无所谓，一口答应了。

于是他们三人殷郊在中间，姬发靠窗，崇应彪靠门。姬发一来就和殷郊走的近，没多久两人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天天粘在一起，睡觉都是头和头对着睡，睡前还要窃窃私语一会儿那种。其他三个人挂床帘，无所谓头脚朝向，崇应彪觉得挂帘子搞得像笼子一样，看着闷，就只能和殷郊脚对脚，头离门只有一尺远，结果每天晚上被透过门上风窗照进来的走廊灯晃得睡不着觉。

没过多久姬发和殷郊买了同样的床帘，但是两张床的连接处没安，俩人照样可以每晚畅谈一番后相对而眠，且从外表看上去安了同款床帘的两张床倒像一张床，只不过巨长。

崇应彪看着五个笼子和自己空荡荡的床，再一次被走廊灯晃得睡不着后，也怒而买了床帘。

如果姬发和殷郊是一见钟情的话，那么姬发和崇应彪可以说是从第一眼就不对付。

但是姬发不在乎，他每天只管和殷郊出双入对，一起吃饭上课自习参加活动出去逛街等等等等，每晚再一起回来，寝室其他三人见了他俩觉得扎眼，就上床帘子一拉，只有崇应彪不识抬举拉扯着殷郊在姬发要杀人的眼神下问东问西。

后来姬发和殷郊突然就在一起了，虽然只有殷郊自己觉得突然。崇应彪看姬发更不顺眼了，每次姬发从他桌子前路过往里走，他都要发出奇怪的声响进行嘲讽，姬发一般不理，偶尔和他互骂，极少数情况下和他互殴，而这个极少数指的是每月一次，但都是在殷郊不在的时候。

再后来姬发和殷郊感情甚笃，大三下的时候俩人搬出去住了，这时候他们寝室除姜文焕以外的其他人才知道原来殷郊的父亲是殷商集团的总裁殷寿，母亲是朝歌大学艺术学院教古琴的姜教授。而姜文焕是姜教授的亲侄子，当初把俩人分在一个寝室本来是为了让姜文焕这个表哥能照顾照顾殷郊这个傻白甜，没想到姬发完全代替了他的工作，并且做的更好，事无巨细，把殷郊照顾得对他百般依赖。

殷郊与姬发在校外同居到毕业，期间该干的不该干的全干了，俨然老夫老妻，就在殷郊以为姬发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把姬发带回去见家长甚至开始考虑婚期的时候，出大事了。

他的父亲，殷商集团的一把手，被指控犯下买凶杀人、偷税漏税、非法经营等一系列穷凶极恶的重罪，且证据确凿，立即锒铛入狱。殷商集团顷刻倒台，就在这时商业新星西岐集团出面兼并了殷商集团，宣布成立岐周集团。

殷郊一夜之间从天之骄子跌落到家破人亡。

而这一切的主导者，就是他的好男友姬发。

姬发很平静地向他坦白了一切。

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接近他，为了复仇。

在姬发高中的时候，他大哥姬邑曾在殷寿手底下历练，却在一起大额挪用公款案件中被殷

寿当成替罪羊，随后又被杀人灭口，伪装成畏罪潜逃途中车祸身亡。

从此老迈的姬昌失去了长子，年少的姬发失去了大哥，西岐集团失去了优秀的年轻继承人，一蹶不振。

姬发抹掉眼泪，暗自在心里立誓，一定要搞垮殷商集团，让殷寿伏诛，为大哥报仇。

好巧不巧，姬发和殷寿的独子成了大学同学，还在一个寝室，于是他顺势勾搭上殷郊，殷郊和他爹完全不同，心思单纯毫不设防，很快就和他亲密无间。姬发想利用殷郊掌握殷寿的犯罪证据，却不想殷寿并不喜欢这个儿子，殷郊根本接触不到所谓商业机密。

不过没关系，聪慧绝顶又有心计如姬发，不需要通过殷郊，也另想办法拿到了殷寿的犯罪证据。殷商集团顿时势力如山倒，不久前刚接任西岐集团的年轻总裁姬发做出决定，兼并殷商集团，并改名岐周集团，替代殷商集团成为新的商业巨头。

至此年轻有为的姬发复仇成功，又成为行业新星，一时风头无两。

随后他决定向殷郊坦白一切并提出分手。

姜文焕劝他，说殷郊现在受不了这么多打击你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告诉他，高抬贵手，缓缓再说，反正你已经达到目的了，何必把人逼那么紧呢？

姬发冷声道，殷寿害我大哥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手下留情？我的时间很宝贵，没空和他慢慢耗。

姜文焕沉默了。

姬发约殷郊在他们从前常去的咖啡厅见面，又顺手帮他点了他最喜欢的焦糖玛奇朵。

那天距殷寿被执行死刑，才过去了不到半个月。经历了突如其来翻天覆地的家变后的殷郊，脸色苍白憔悴，身形消瘦，整个人精神恍惚。

殷郊坐在他对面，盯着桌上的咖啡杯，一口没动，默默听他坦白所有，神情从不可置信到如遭雷击般痛苦绝望，毫无血色的嘴唇不停地哆嗦。

“所以你，从一开始都是计划好的，从来都不是真心的？”

“没错。”

他啜了一口美式，面无表情道。

“殷寿害死了我哥，我跟他不共戴天，本来想借你去接近殷寿，谁知道他竟然不待见自己亲儿子，你这个爹果然禽兽。”

殷郊垂眸，又愧疚又无措地小声哽咽道：

“对不起...你哥哥...我不知道...”

姬发一愣。

他在说什么？

不论怎么说都是他害得他家破人亡，是他骗了他的感情，他应该恨他，抓着他打一架才是，而他现在居然在替那个根本不爱他的禽兽父亲向他道歉。

姬发宁愿殷郊对他破口大骂，摔了杯子告诉他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哪怕再反过来报复他，

这样他心里对欺骗殷郊的愧疚感还能少一些，没想到殷郊居然是这个反应。

他看着殷郊憔悴、恍惚、脆弱、悲痛欲绝的模样，好像马上就要碎了，他的心也跟着痛。不，他不能心软，长痛不如短痛，此事过去他们以后两相安好便罢，他闭了闭眸，不去看他，冷冷道：

“既然如此，我们也彻底结束了。”

每一个字都说得他心如刀割。

随后他拿出手机当着殷郊的面把他删除拉黑。

殷郊呆滞地坐在那里，眼神空洞。

“账我结了。”

姬发没有再理他，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后来殷郊不知道怎么出了店门，失魂落魄在街上走，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飞好几米远，血流个不停，染红了柏油马路。

姬发听说后慌忙从公司跑到医院，连诊室的门都没接近，就被姜文焕拦在走廊。

“求你，让我看他一眼。”

他低头垂眸，眼神黯然，无力道。

姜文焕见他这副失了魂的模样，又怒又觉得心累。

“你现在还来干什么？做的那么绝情，他是生是死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只求你，看在好歹是大学同学的份儿上，放过他，别再出现了。”

“文焕。”

姜女士朝他们走来，姬发抬头见她，她是个温柔强大的人，生活的重重重击没有把她压垮，她面容疲惫，但依然很克制，眼底压抑着浓浓的悲伤。

“姑姑”，姜文焕朝她点头致意。

她叹了口气，朝姬发开口，声音平和，说出的话却把他推离无限远。

“孩子，我们不怪你，但你和郊儿不适合再见面了，你回去吧。”

姜文焕挽着姜女士转身离开了，他行尸走肉般离开医院，没有回公司，而是去了酒吧买醉。

他不知道的是，殷郊脑部受损严重，昏迷了一个月，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

姜教授辞职带着殷郊出国休养，离开这片伤心之地。

没过多久，崇应彪也出了国，说是要去深造，当时谁也没把他和殷郊联系起来，没想到短短三年间，他二人居然在国外结了婚。

那晚在酒吧，看着殷郊和崇应彪亲密无间的样子，他嫉妒的发病，明明殷郊从前最依赖的人是自己。

可是一想到殷郊对他陌生的眼神，礼貌友好的和他打招呼，他又发觉自己已经没有资格与

立场去愤怒。殷郊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忘记了所有他们美好的曾经。

殷郊越是笑得纯善，他越是心痛的无法呼吸。他宁愿殷郊恨他，也不想他彻底忘了他，把他当作人生中无关紧要的过客。

他本以为只要够绝情就能放下殷郊，可这三年里，他没有一刻忘了他。周围的兄弟们没人敢在他耳边提起殷郊，甚至一说到和殷郊相关的事，他的脸色都会一瞬间冷下来，他分明就是放不下。

殷郊还能回到他身边吗？

姬发站在办公室窗前，从五十层的高度俯视城市纵横交错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如豆，对面同属于岐周的摩天大楼楼身上，“岐周集团”四个大字如赤龙飞附。

他的眼神逐渐冷静坚定。

偌大的岐周集团他都能经营的游刃有余，这世界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

他要让殷郊重新回到他身边。

他打听过了，这次回国，姜女士成立了私人琴行，崇应彪要帮他父亲管理北崇集团，他们应该是不会再走了。

只要殷郊还在这里，他就一定还有机会。

三年前的某天，殷郊从漫长的昏迷中醒来，一睁眼就看到母亲坐在他床前，惊喜得红了眼眶。

发生了什么？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母亲告诉他，他出了车祸失去记忆了。而在这之前他父亲殷寿因为债务问题入狱，殷商集团倒台。同时姜女士还查到殷寿早在感情上背叛了她，二人已经办好了离婚。

一觉醒来家破人亡，他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他的头开始剧烈疼痛，疼得他流下泪来。

母亲抱住他轻轻安慰，说郊儿不怕，妈妈在呢。

母亲说要带他离开，一同到国外散散心。

他握住姜女士的手说好，他要永远陪伴在妈妈身边。

他们很快办了手续出国，姜女士在音乐方面是知名专家，没多久就有名校的艺术学院特别聘请她任教，于是他们在学校旁边的公寓安顿下来。

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一边休养一边兼职做汉语老师，帮着母亲减轻负担。

他闲时喜欢去学校门口的一家咖啡店坐着，那里常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光顾，他经常和他们闲谈。这家店很好喝，所有的单品他都点过，除了焦糖玛奇朵，他对这款咖啡有莫名其妙的生理性厌恶，虽然一点也回味不起来它的味道，他自己也奇怪，他明明那么爱吃甜的。

有一天咖啡店里来了个从未见过的中国留学生，身穿皮衣脸戴墨镜，怀里抱着把吉他，大摇大摆地，一身倜傥不羁的气质。

然后在他不远处坐下，开始风风火火地弹奏。

弹得难听死了。

他皱眉抬头看过去，一曲情歌终了，那人把墨镜推到眼下，露出有些邪痞的眼睛，挤眉弄眼朝他一笑。

他们逐渐认识起来，他知道了他叫崇应彪，是商学院的留学生。

殷郊奇怪，这所学校的商科并不算强项，按他的条件完全可以去更好的，为什么选了这儿。

崇应彪满眼笑意，道：“小爷就喜欢这里人杰地灵。”

好巧不巧，崇应彪和他住在同一栋公寓，一来二去，他们就成了朋友。

崇应彪脑子够灵光，课业问题处理的很快，整日无所事事就缠着他给他弹吉他，为了精进技术，甚至去选修了姜女士教的乐理课。

可他在这方面实在没有天赋，从头到尾都弹得一言难尽。

不过毕竟成了姜女士半个学生，他时常以向老师请教的理由往殷郊家里跑。虽然最终他这门课还是不及格，但他和殷郊的关系却更上一层楼。

又过不久，崇应彪正式向他表白，他觉得只是朋友，没答应。但崇应彪这人锲而不舍，每天嘘寒问暖，变着花样送吃送喝，还陪着姜女士逛街，过节准备小礼物，把姜女士哄得笑咪咪。

这样坚持了大半年，殷郊也有些心动，点头答应了，崇应彪激动得把他抱起来转了好几圈。

他们在谈恋爱一年后的圣诞节那天滚上了床。

那晚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屋子里的地暖却烧得暖烘烘的，壁炉里闪烁着昏暗温馨的光。

进入之前，崇应彪附在他耳边喘着气说他会照顾他一辈子。

他向他打开身体，昭示他的秘密，他们在雪夜紧紧相拥，于黑暗中呻吟爱语，柔软的鹅绒床褥上满是暧昧的痕迹。

开春后，崇应彪在一处小公园向他求婚，他弹着吉他朝他走来，他流下两行泪，一半感动一半是被难听哭了。

他被红色的玫瑰海洋包围，在围观人群的祝福下任崇应彪给他戴上求婚戒指。

婚后他们与姜女士商量着回国，一是人脉事业都在国内，二是确实更喜欢国内的生活。

于是他们回来了，很快安了新家。崇应彪去他父亲的公司上班，他每天去帮姜女士打理琴行的琐事，傍晚崇应彪亲自来接他回家，他们在宽敞的家里共进晚餐，随后打闹玩笑，夜里洗漱后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缠绵，过得充实又幸福。

他突然很想要一个孩子，在与爱人的共同呵护下见证一个生命的孕育与成长，崇应彪对他百依百顺，几乎是立即就点头答应了他。

他无意去寻失落的记忆，云遮雾绕的前尘往事每次去想都让他头痛欲裂。他只想让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下去，和妈妈、和爱人永远在一起。

Chapter 3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卧室的大床上，殷郊揉着眼睛从崇应彪怀里醒来，崇应彪感受到动静也醒了，拿过手机一看，8：30，他们昨夜折腾太晚，早上都没起来。

他打了个哈欠朝怀里人柔声道：

“宝贝儿，你想吃什么，我去楼下买，来不及现做了。”

殷郊一边摇头一边伸着懒腰坐起来。

“老公你先上班去吧，我到妈妈那里吃。”

“好。”

崇应彪在他脸上亲一口，随后飞速起床穿衣洗漱。

把崇应彪送出门后，他也收拾了一番，准备去找姜女士。刚关上家门，就听见手机响了一下。

是妈妈发来一条消息：

【郊儿，今天琴行休息一天，妈妈白天有事出去一趟，你去商场帮妈妈买些东西，晚上妈妈过去给你和小彪做饭，我们一起吃☺】

随后发来一张清单。

殷郊无奈微叹一声，迅速回复了句【好哒麻麻☺】，他嫌楼下的早餐店要么是半成品要么太油腻，便没有吃，直接打车往市中心CBD去。

这个时候商场还没开门，他在附近的商业街闲逛，上午比较冷清，他独自走在大理石砖地四处打量。几年未见，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模糊的印象中，以往这片地属于殷商集团，如今殷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应该就是这个logo贴在每栋高楼大厦楼身上的“岐周集团”，装潢也换了另一种风格。

岐周集团？他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也无所谓了，他现在的生活已经相当富足，再说殷商集团本就只是他父亲的，并不属于他。他感慨了一阵，就继续到处走走观察着。

姬发把车停在路边，他办公的楼并不在这片商圈，今天来此是约了人谈事。

刚解了安全带，一个熟悉的人影从他车身边路过。

殷郊？他一震，定睛看去，殷郊正在朝商场大门的方向走——时间到了，商场刚开门。

好巧，他今天也来了这里。

他想都没想，举起手机打了个电话，接通后对那头说：“抱歉王总，我今天临时有事，我们改天再约。”

挂了以后，他立即下车，殷郊刚迈进大门，他迅速跟了上去。

姜女士要他买的东西挺多，一股脑买了提在手上太沉，他打算先逛一逛给妈妈和彪子挑点礼物再去买。

“殷郊？”

他看好了一对袖扣，刚拿起来端详，就听见有人喊他。

他转身，竟是那天酒吧聚会里那个姬发。

“好巧啊，你也在这里。”

姬发笑着朝他走过来。

“你好啊。”

殷郊礼貌地和他打招呼。

真是奇怪，这人那天一脸不情愿的坐在人群中，和大家格格不入，今天怎么又对他这个只见了一面还闹得不很愉快的人这么客套？

他正疑惑着，姬发就先一步开口。

“见到你真好，我这几天一直想着给你道个歉，那天聚会我正巧遇到烦心事，没控制住自己，一整天都心情阴沉，让你见笑了。我和彪子从大学就是好哥们，那天聚会还是我牵头的，却没想到我给大家带来些不愉快，得亏彪子不和我计较，还请你多担待。”

见他说得恳切，殷郊那天对他留下的偏见顿时烟消云散，甚至还为自己说过他感到一点愧疚，他连忙笑着说：

“哎呀没关系的，这有什么，谁都有不开心的时候嘛，你别自责，你没有打扰到我们，再说以后大家还会常见面呢，聚会多的是。”

姬发也一笑，随即看向他手里拿的黑曜石袖扣，问道：

“这是买给彪子的吗？”

“对，好看吧？”

殷郊眼睛里涌上一丝幸福。

“真的很好看，你眼光真好。”

姬发由衷赞叹。

就是戴在崇应彪那个莽夫身上完全不搭。

“谢谢。”

殷郊被夸，骄傲地微仰起头，姬发看他眉眼弯弯的样子，心里流过一阵暖流。

“可惜我对这方面没什么研究，正好我来也是想买袖扣的，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挑一对。”

“当然可以。”

殷郊微微打量他，往柜台扫视一周，随后突然眼前一亮，指着一对深蓝宝石的对他说，“你看那个怎么样？跟你很配呢。”

姬发顺着他的指向看去，点头夸赞，“确实，你品味真好，我平时都是让柜员随便帮我搭，他们只会挑些当季新品冲业绩，眼光比你差远了。”

“哪里哪里。”

频频被夸，殷郊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两人结了帐走出店门，姬发停下来问他，“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就是瞎逛逛，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妈让我帮她买东西，但我想先溜达溜达，嫌拎着沉不想现在就买。”

“那时间还早，要不我请你吃点东西吧，就当感谢你帮我挑袖扣。”

殷郊连连摆手。

“那怎么好意思，小事一桩而已，你去忙你的吧，别耽误你的事情。”

“没关系，我今天也是没有事才来这儿逛的，咱们一块儿打发打发时间吧。”

殷郊正犹豫间，肚子却响了起来，没吃早饭，这会儿正饿着呢，抬头对上姬发温柔带笑的眼，不好意思道，“那麻烦你了。”

姬发得逞，嘴角不由得上扬几分。

“没事，跟我来吧。”

姬发领着他进了一家咖啡厅，招呼服务员点了单，不多时，一杯焦糖玛奇朵送到了他面前。

姬发抬手请他，“尝尝吧，你爱喝的。”

殷郊疑惑道，“你怎么知道我爱喝？”

姬发自觉说漏了嘴，赶忙找补：

“哈，我猜的，我看你像喜欢吃甜食的样子。”

殷郊看着杯口精致的拉花，摇摇头朝他抱歉地微笑道，“我确实喜欢甜食，但是从来不喝玛奇朵，我自己也很奇怪，别的都爱喝，就是不能喝这个，看着就犯恶心。”

姬发微怔，眼神灰暗了几分。

“啊，这样啊，抱歉。”

殷郊见状，忙朝他摆摆手。

“没关系，没关系，你又不知道，我吃点别的就好。”

正说着几样点心上来了，殷郊指着巧克力慕斯笑道，“这个我就喜欢，我吃这个。”

“好。”

见他说喜欢，姬发眼里慢慢恢复了神采，温柔地看着他一口一口往嘴里塞蛋糕，吃到甜食开心得眼尾上翘的模样和从前如出一辙。

殷郊一边吃一边和他攀谈许多，姬发说他在岐周集团上班，现在只是一个项目经理，殷郊叹道好厉害啊，这么年轻有为。

说过几圈话他们又加了微信。殷郊用的新号，姬发摩挲着头像上殷郊的写真照片，心道换了号也好，一切都过去了，正好重新开始。

吃完殷郊叼着小叉子，掏出手机仔细看姜女士发来的清单，皱着眉头，含糊不清的说，

“哎呀，我妈只告诉我买什么东西没说牌子，黄油？有那么多种，买哪个好？煎锅？这我哪会挑。姬发，你知道买哪个牌子好吗？”

姬发赶紧说：“我跟你一起去买吧，我会挑这些，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

“太好啦！谢谢你！咱们俩可真互补，互相帮忙买东西，真好！”

听见他的话，姬发心里暗爽。

两人去了商超一通买买买，出来后姬发执意要帮他拎着，到了商场门口，天色已经不早了，姬发趁机说：

“这么多东西你打车拎回去不方便，我开了车，送你回去吧。”

殷郊看了看几大包鼓鼓囊囊的袋子，感激地点点头。

开到半路，殷郊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下，是崇应彪发来的消息。

【宝贝儿，妈说你去帮她买东西了，现在回家了没有】

殷郊飞快打字，【在车上呢，马上就到啦，老公，你猜谁送的我☺】

【谁？】

【是姬发！你说巧不巧，我在商场遇见他了，他帮我给妈妈挑东西，还顺便送我回来，你这兄弟人真好，我那天不该那么说他】

【你在他车上？？？】

【是啊，怎么了？】

那头一阵沉默，过了会儿只回了句，【宝贝儿注意安全，我马上回家】

姬发稳稳握着方向盘，撇头看见殷郊在和人聊微信，淡淡一笑。

“和彪子说话呢？”

“嗯”，殷郊点点头，眼睛没有离开屏幕。

姬发接着说道，“我那天听你们说在备孕，怎么这么着急，现在的人一般刚结婚不都不想要孩子吗？”

不等殷郊回答，他又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是不是彪子忽悠你啊，他要是欺负你和我说，我揍他去，作为哥们可看不起兄弟欺负老婆。”

“没有没有，他哪敢欺负我，是我自己喜欢小孩。”

殷郊脸上浮现一抹羞涩。

姬发神情冷了下来，两人一路无言。

车停在小区门口，离殷郊家里还有一小段距离，姬发说，我走着帮你送到楼下吧，怪沉的。

殷郊笑笑说不用啦，我老公在门口等我了。

姬发默然给车门解了锁。

一下车果然看到崇应彪在对面倚着车门等他，见了他便朝他张开双臂，他扑过去到他怀里，甜甜地喊，“老公！”

姬发从后备箱把东西拎出来朝他们走过去，一脸阴沉。

崇应彪内心畅快，把东西从他手里接过来，挑眉笑道，“有劳啊。”

殷郊见姬发帮他提着东西过来，他自己却忘了这茬一溜烟过来黏着老公，有些不好意思。

“啊，我差点忘了，谢谢你，姬发！”

崇应彪挑衅地看着姬发，阴阳怪气道：

“别这么客气，宝贝儿，我兄弟人好着呢！”

姬发不看他，只朝殷郊微微一笑，“那我先回去了。”

“好！回见！”

崇应彪把东西放好，揽着殷郊打开副驾驶车门，姬发远远望着崇应彪一手挡着车顶怕人撞到头，等人坐好后门一关，绕过来到驾驶座，上车前朝他轻蔑一笑。

他们的车一路开进小区扬长而去，姬发站在原地，脸色冷若冰霜，握紧了拳头。

“宝贝儿，不是叫你离他远一点吗？他不是啥好人。”

进了家门，崇应彪把东西拿出来整理，殷郊脱了鞋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听他这么说，抬头惊讶道，

“老公，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兄弟呀，再说他人明明很好，哪有你说的。”

崇应彪一想到姬发今天跟他老婆单独待了半天，就恨的牙痒痒。

“那都是在你面前装的，你听我的。”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见他敷衍，崇应彪走过去夺了他手机，把他扑倒在沙发上，朝他脸上一顿猛亲。

殷郊被弄得好痒，伸手推他。

“别闹别闹，一会儿妈妈要来了。”

“那你先答应我，别和他来往。”

“嗯嗯都听你的。”

殷郊嘴上答应，但实际上却很快和姬发成了朋友，他们话很投机，买东西时还经常在微信上帮着彼此出谋划策。在姬发精心制造的几个“偶遇”后，两人关系更突飞猛进，殷郊很珍惜他这个回国后交的第一个朋友，甚至把他当成知音，崇应彪不在的时候，他们时常一起出去玩，彼此相处很是开心。殷郊心思纯净，只当交朋友，姬发却逐渐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

发哥：为了追妻，我不惜与搓衣板称兄道弟

Chapter 4

殷郊满心期待的拿起试纸，一看，上面又只有一道杠，瞬间垂头丧气。

“为什么还是不行？”

声音里满是委屈。

崇应彪从身后抱住他，安慰道，“没关系，慢慢来。”

他们结婚也有大半年了，一直遵循医嘱积极备孕，却怎么也怀不上，殷郊都有些想放弃了。

“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宝宝，这样你不在的时候宝宝可以陪我，我们俩都不在的时候可以陪着妈妈。”

“一定会有的，放宽心”，崇应彪搂紧他，又在他耳边道，“宝贝儿，今晚我有个酒局，可能回不来，你早些睡，别等我了嗷。”

殷郊闻言立马转过身盯着他命令道：

“你可不能喝酒。”

崇应彪捏了捏他一本正经的脸，手感很好。

“我知道我知道，都打点好了，还没人能灌我的酒。”

两人调笑打闹一阵，又各自去忙。

半夜殷郊躺在床上玩手机，打了个哈欠刚要放下手机关灯睡觉，姬发这时候突然发来一条消息：

【殷郊，你睡了吗？】

殷郊以为他这个时候发消息是有什么大事，忙回复：

【马上要睡，怎么了？】

那头接着说：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今晚陪客户喝醉了，我一个人没法回去】

【抱歉我本来不想麻烦你，可惜打了一圈电话周围的兄弟都不在，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来找你了】

【算了算了你休息吧，我在酒吧凑合一晚】

姬发打了一通字就沉寂下来，殷郊怕他不好意思麻烦自己，赶紧道：

【这怎么行，你把位置发给我，我去找你】

对面缓缓发过来一个定位。

【...谢谢你】

殷郊立即起身穿衣出了门。

酒吧里灯色昏暗，殷郊环顾一周，在角落里找到姬发，他走过去，看见散落一桌的空瓶，姬发趴在其中烂醉如泥，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

“姬发！姬发！”

他上前轻轻摇晃他的肩膀。

姬发抬头，脸色酡红，头发凌乱，半遮住眉眼，看见他，朝他憨憨一笑。

“殷郊，你终于回来了。”

殷郊以为他在说醉话，没有理会，只抓着人问道：“你开车来的吗？”

那人重重点了下头，他接着道，“那你把车钥匙给我，我送你回去。”

他从兜里翻出车钥匙，殷郊拿过，随后用力把他扶起来，刚站起身，姬发就整个人栽倒他怀里，他费了一番力气才站稳，扛着人迈开沉重的步子离开，出了门找到姬发的车，艰难把人塞进车里。

“你家住哪？”

殷郊坐在驾驶座上，一边扣安全带一边问。

姬发断断续续报出一串地址。

殷郊开了导航，往他家里驶去。

所幸半夜路况还不错，没多久到了地方，殷郊拖着烂醉如泥的姬发一路上楼进门送到卧室，打算安顿好他就离开，谁知道刚把人放躺在床上，那人就猛拽他一下，他没站稳直接摔倒在姬发身上，不等他起来姬发又一个翻身，把全身重量压在他身上，殷郊推了下，没推动。

“姬发！”

他小声叫他，姬发却突然带着哭腔喃喃道，“别走，别离开我”，说完头一垂埋在他颈间睡死过去，起了鼾声。

“你这不像和客户喝酒，倒像失恋，哈哈。”

殷郊见这副醉鬼模样，也不和他计较，反倒觉得甚是好笑，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掀开，扯过杯子给他盖上，就悄声离开了。

随着关门的声音，姬发在黑暗中睁开眼，眸中一片清明。

殷郊刚出了门，就接到了崇应彪电话，他在那头慌张地喊，“宝贝儿，你怎么不在家，大半夜去哪儿了？”

“老公，我马上就回去，姬发喝醉了，我刚把他送回来。”

那头一听，立马急了，声音里有些火冒三丈：

“什么？！你和他在一起？”

“他喝得不省人事，都是朋友我怎么能不管，我很快就到家了，你放——”

“你在哪？微信发位置给我！我去接你！”

不等他说完，崇应彪语气很冲地甩下一句话就挂了电话。

没多久一辆车急停在他面前，轮胎和地面发出尖锐的摩擦声，崇应彪下来怒气冲冲把他拽上车，一路上一言不发，到了之后又扯着他进了家，关上门冲他劈头盖脸一通吼：

“我不是说了他不是什么好人让你离他远点，你居然还和他偷偷来往，还大半夜和他单独在一起！”

殷郊被他吼得懵了下，随即脸上也浮上怒色，愤愤地怼回去：

“你在说什么？朋友之间帮个忙怎么了？还有什么叫偷偷来往，我们光明正大的交朋友，你凭什么这么说？明明是你自己有偏见，却非要怀疑我们！”

“我们？”崇应彪冷嘲一声，怒极反笑，“他到底有什么好？你就非得和他走的近！你看上他了？想换老公了？”

殷郊闻言怒不可遏，朝他脸上狠狠甩了一巴掌。

“崇应彪！我想和谁交朋友是我的事！你有什么资格阻拦我！难道我是你养的金丝雀吗？什么事儿都要过问你？你想要那种天天围着你转的就找别人去！”

说完他一把推开他，回了卧室摔上门，把他关在外面。

崇应彪脸色阴沉，在沙发上枯坐一夜。

第二天他二话不说找上了姬发公司，一路冲进办公室。

“老板，我没拦住……”，助理在一旁低着头瑟瑟发抖。

姬发转过身，示意他出去，随后仰头，一脸轻蔑得看着崇应彪。

崇应彪怒发冲冠，上前揪起他的衣领把他提起来，喝道：

“你什么意思？！”

姬发推开他，慢条斯理地整理衣领，瞥他一眼，平静道：“怎么？想在这儿打架？你猜殷郊知道了怎么想你？”

“我警告你！你离他远点！他现在是我老婆，跟你早没关系了，你别痴心妄想了！”

闻言姬发眼中的怒火被点燃，瞪着他，低沉的声音染上疯狂：

“他明明只爱我，是你，趁他失忆骗他和你在一起，你无耻。”

崇应彪仿佛听到了这世间最荒唐的话，像看傻子一样颇为怜悯地看着他大笑。

“我骗他？我无耻？哈哈哈哈哈哈——姬发，你说这话自己脸不疼吗哈哈哈哈哈哈——”

在姬发阴郁的眼神中笑了一阵后，他突然想到什么，停下来幽幽地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备孕这么久他都没有怀上吗？”

“不就是你不行。”

姬发恶狠狠嘲讽道。

“呵——实话告诉你吧，因为他流产过，身体严重损伤，所以很难受孕。”

姬发微愣，皱着眉头看他。

崇应彪讥讽地看他，眼角疯狂上扬。

“你知道他上一次流产是什么时候吗？”

他笑得邪恶，附在他耳边轻声道：

“就是三年前那一次车祸。”

姬发心神震颤，蓦地瞪大了眼。

崇应彪斜睨着他，玩味道：

“唉，你猜是谁的呢？”

撂完这句话，他仰天大笑出了办公室，留下姬发一个人僵在原地，眼神慌乱，脸色煞白。

【昨天晚上麻烦你啦，实在是抱歉，还让彪子误会了】

殷郊收到消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他去找你麻烦了？】

那边隔了几分钟回道：

【没有，只是彪子问起来，我就解释了一下】

【都已经说开了，没什么事儿，都是哥们，哪能为这些事计较】

殷郊放下手机，正生气间，崇应彪推门回来，他转头冷冷道：

“你去找人家姬发麻烦了是不是？”

崇应彪一愣，眼里升起愠怒。

“他竟还敢和你告状？”

殷郊觉得他不可理喻，也不想理他，起身回了房间锁上门。

两人就这么冷战了好几天。

崇应彪的父亲崇侯虎突然说有急事让他回老家公司总部出差一趟，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

他应下了，想到这么长时间见不到殷郊，而他俩还在吵架，心里叹了口气。

下班回到家，殷郊见了他就往卧室走，崇应彪冲过去从背后一把抱住他。

殷郊要掰开他，他却搂得更紧。

“老婆，别跟我斗气了，我明天要出差回老家一趟，一个多月都不回来，难道你忍心让我在外面过不好吗？”

殷郊听到这话，心已经软了一半，嘴上却仍放着狠话：

“你最好永远也别回来。”

崇应彪低头去吻他的耳朵，柔声哀求着：

“老婆，宝贝儿，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那么说你，你就原谅我吧。”

殷郊被他亲的耳尖通红，小声道：

“你在外面也照顾好自己。”

崇应彪把他转过来，望着他眼中一喜。

“宝贝儿原谅我了？”

殷郊撇过头，“再有下次，我一辈子不理你。”

“好好好，我保证，以后全听你的。”

崇应彪满心欢喜，把人抱起来放到卧室床上，一边解皮带一边急冲冲道，“这几天可憋死我了。”

“你干嘛？还没吃饭呢。”

殷郊皱眉推他。

“不吃了，吃你就够了”，说着欺身而上，啄了下他的唇，在他耳边呵气，“再说一个多月不见，不想老公吗？”

殷郊软了身子，张口微喘，崇应彪笑嘻嘻道，“宝贝儿，老公今晚肯定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

他们酣畅淋漓的做到半夜才睡，第二天清晨，崇应彪起床轻手轻脚的收拾东西，临走前朝还在熟睡的人脸上亲了一口。

“宝贝儿，我走了。”

“嗯”，殷郊迷迷糊糊，哼唧一声翻了个身继续睡，被子从肩头滑落，露出半身暧昧的吻痕。

傍晚，殷郊刚出了姜女士的琴行，就有一只小白狗跑到他脚边，撕咬着他的裤脚。

殷郊向来喜欢小动物，见状蹲下来轻轻抚摸小狗的脑袋，摸到一手毛绒绒。

“你真可爱。”

“小白，过来。”

殷郊抬头，一个带着墨镜鸭舌帽，身材火辣的年轻女子朝他走过来。

“这是你养的？”

他把小狗抱起来，轻轻递给那名女子。

“嗯哼”，女子接过抱在怀里，撸了两下，冲他一笑，“可爱吧？”

殷郊点头，滴溜溜的大眼睛盯着小狗，满是羡慕。

她上下打量他一番，轻佻地勾了下浓烈的红唇，道：

“小帅哥，你也挺可爱的。”

被这样说，殷郊微恼，脸上一红，扭过头走了。

等他走远，女子掏出手机，收到一条转账提示短信，随后又有人发来一条消息。

【事成之后，另一半钱会打到你账上】

她笑笑，回道：

【老板，你眼光真不错】

【小美人儿真可爱呢】

【我要是你，也得把他弄到手】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